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四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三十四

起建武六年盡建武十一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上

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以春陵鄉爲章陵縣世世復徭役比豐沛
徵京兆王丹爲太子少傅丹字仲回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
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肴于
田閒候勤者而勞之其情矜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屬邑聚相率
以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爲患者輒曉其父兄使斥責之沒者

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爲辦鄉鄰以爲常行之
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資性方潔疾惡豪強時河南太守
同郡陳遵關西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
懷緘一匹陳之于主人前曰如丹此緘出自機杼遵聞有慙色因
欲結交于丹丹拒而不許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乏糧丹率
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領左馮翊稱疾不就至是乃徵傅太子時
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于道昱拜于車下丹
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
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丹怒而撻
之令寄緘以祠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
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者鮮矣時人服其言

賜武將軍馬成等拔舒李憲亡走其軍士帛意迫斬憲而降憲妻
子皆伏誅封帛意漁浦侯 吳漢等拔胸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
悉平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帝積苦兵閒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
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
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說文曰蜀傳也告示禍福囂乃遣使周
游詣關先到馮異營游爲仇家所殺帝遣鮑期持珍寶繒帛賜囂
期至鄭被盜亡失財物帝常稱囂長者務欲招之聞而歎曰吾與
隗囂事欲不諧使來見殺得賜道亡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
命冀以惑眾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卽宣帝也宣帝有公孫代
漢者姓當塗其名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爲瑞公孫述刻其掌文曰
公孫述自書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爲
手文有奇

君事耳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爲定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
宜階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其騎都尉平陵荆邯說述曰漢
高祖起於行陳之中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何
則前死而成功愈於卻就於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
彊士附威加山東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眾庶引領四方瓦解
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爲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
友處士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今漢帝釋關
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發閒使召撝貳使西州豪
傑咸居心於山東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
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
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矣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

下之望未絕豪傑尙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

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

賈曰巫山在今夔州巫山縣東

築壘堅守傳檄吳楚

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

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桂曰武王伐殷

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

出師千里之外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眾跨馬

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復效隗

囂欲爲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

述敵漢制亦置

北軍山東之人僑寓于蜀者述以爲兵故曰客兵

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

兵并勢蜀人及其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于一舉

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述終疑不聽唯公孫氏

得任事述廢銅錢置鐵錢貨幣不行百姓苦之為政苛細察於小

事如為清水令時而已好改易郡縣官名少嘗為郎習漢家故事

出入法駕鸞旗旄騎又立其兩子為王食犍為廣漢各數縣或諫

曰成敗未可知我士暴露而先王愛子示無大志也述不從由此

大臣皆怨為述亡國張本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

主簿也為吾披荊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

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

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史記管仲射桓公中鉤後魯桓公格管仲而送於齊公

以為相說苑曰管仲桎梏檻車中非無愧也自裁也新序曰齊桓公與管仲飲酣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忘束縛于魯也此云射

鉤檻車義亦通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東都臣子率謂天子為國家

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初扶風杜林

避地河西隗囂聞其志節深相敬待林雖寄居囂地終不降志簪
蒿席草不食其粟至是弟成物故林乃求持喪東歸囂雖遣之而
意實恨林乃遣客楊賢于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
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林
遂得免與申屠剛俱至京師帝皆拜爲侍御史先是鄭興雖已自
西來歸帝猶未用林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
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機密
帝乃以興爲太中大夫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爲人帝嘗
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逸諫不見聽剛遂以頭軻乘輿車
輪帝遂爲止

三月公孫述使田戎出江關

地理志江關郡尉治巴郡魚復縣賢曰華

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魚復縣南招其故眾欲以

取荊州不克帝乃詔隗囂當從天水伐蜀囂上言白水險阻棧閣

敗絕賢曰白水縣有關屬廣漢郡棧閣者山路懸險棧木爲閣道又公孫述傳註曰白水關在漢陽西縣梁州記曰關城西南

有白水關余據水經白水出隴西歸洮縣西南西傾山東南流入陰平東南經廣漢白水縣臨洮與西縣接界故天水之西縣有

白水關而廣漢之白水縣亦有白水關自源徂流同一白水也賢曰梁州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故關城在今梁州金

牛縣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熟著而攻之此大呼響應之

勢也帝知其終不爲用乃謀討之夏四月丙子上行幸長安郡

志長安在雒陽西九百五十里謁園陵遣耿弇蓋延等七將軍補註耿弇蓋延而外尚有吳漢馮異

王常馬武劉尚是爲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賜囂諭旨

囂復多設疑故事久允豫不決賢曰允豫不定之意也尤讀與猶同歙遂發憤質責

囂曰國家以君知賊否曉廢典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既遣

伯春委質賢字伯春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爲族滅之計邪因欲前刺

道舉起入部勒兵將殺歛歛徐杖節就車而去以使牛邯將兵圍

守之將王遵諫曰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來歙字

日光武之姑子殺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

骸易子之禍左傳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於宋華元曰遇我而不

食所假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歛為人

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按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

多為其言故得免而東歸

范曄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

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

其功也

五月己未車駕至自長安 隗囂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坻音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二 漢紀三十四 五 思補樓

伐木塞道諸將因與鬪戰大敗各引兵下隴露追之急馬武選精騎爲後拒殺數千人諸軍乃得還 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尙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詔求言時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有纖微之過者必斥交易紛擾百姓不甯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尚書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如舍氏庫氏之類是也當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喧譁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閒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迫於

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收守代易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畏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斥退時常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流曰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卽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雖鼎輔之任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尙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時馮衍亦上書陳八事

帝將召見為令狐略王護周生豐所排閒而止衍乃退而自論曰

馮子以為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玉貌素璞為人所貴石形落落為人所賤

賤既失矣貴亦未得此老子道德經之辭也言可貴可賤皆非道

實改正碌碌後漢書作碌碌攷之字書錄玉名碌碌者少而可貴之意碌碌多砂石也碌碌者從

賤之貌故從道德經攷作碌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

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願常好個儻之策時莫能用喟然長歎自

傷不遭人樓遲於小官不能舒其所懷抑心折節意淒情悲先將

軍葬涓陵

先將軍衍之會葬焉亦世也

哀帝之崩也營之以為園于是以新豐

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地勢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驪山北臨涇

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西顧鄠鄠周秦之邱宮觀之墟

通視千里覽見藹都遂定坐焉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歎歎

孝子入舊室而哀歎每念祖考著盛德于前垂鴻烈于後遭時之

禍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
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闢門講習道德觀
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喬松之福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曾祖
父奉世祖父野王衍幼有奇才九歲能誦詩二十而博通羣書王
莽時諸公多薦之者衍辭不肯仕娶北地女任氏爲妻悍忌不得
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曰老竟逐之遂墳塋于時坎昭音坎然有高樓
不戚戚于貧賤居常慷慨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
其願不樂干懷也 十二月壬辰大司空朱宏免 癸巳詔曰頃

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

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諸將之下隴也帝詔耿弇軍漆

名謂右扶風故城在今關州新平縣漆水在西魏註漆即今西安府之永壽縣馮異軍枸邑

補註梅邑故城在西安府

涪化縣西一百十里

祭遵軍汧

賈曰汧水名因以名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城縣南

陽縣○

桐音損

吳漢等還屯長安焉異引軍未至桐邑隗囂乘勝使王元

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桐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

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

臨境忸怩小利

賈曰忸怩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爲之○忸音舌

遂欲深入若得桐邑

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

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

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

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翼上書言狀不敢自伐諸將或欲分

其功帝患之乃下璽書曰制詔大司馬虎牙建威漢中捕虜武威

將軍

大司馬吳漢也虎牙蓋延也建威耿弇也漢中王常也捕虜馬武也武威劉尚也

虜兵猥下三輔驚

恐榆邑危亡在於旦夕北地營保按兵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

折使耿定之屬復念君臣之義征西功若邱山征西焉異也猶自以爲

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異哉今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

者醫藥棺斂大司馬已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又詔異進軍義

渠義渠縣屬北地郡古義渠戎地也翼擊破盧芳將賈覽匈奴奧鞬曰逐王奧音郁

北地上郡安定皆降 竇融復遣其弟友上書曰臣幸得託先后

末屬累世二千石臣復假歷將帥守持一隅補註假舊也故遣劉鈞曰

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

足之權任鸞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或

猶字通僮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或

誤作無字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

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弟友詣闕口陳至誠友至高平賢曰高平縣屬

安定後改爲平高平原州縣會隗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席封閉道通書帝復

遣封賜融友書所以尉藉之甚厚尉與慰同尉安也藉薦也尉融以安於身上藉以安於身下

乃與隗囂書曰將軍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賢曰謂漢遣王莽篡奪也

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

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委成功造難就

丟從議爲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

謀以至於此當今西州地勢局迫民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

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交伯耳夫負虛交

而易張禦負恃也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

眾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眾何如棄子微功

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
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爾子何自兵起以來
城郭皆爲邱墟生民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
孤迄今傷瘼之恥未愈哭泣之聲尙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將軍復
重其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

阿

痛音

幼孤將復流離言之可爲酸鼻

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立實難憂人太過以
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懼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
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
世家魏其侯列傳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
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
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佑漢也從天水來者寫

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

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慤誠孰能如此今關東盜賊已定

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融被詔即與諸郡守

將兵入金城擊囂黨先零羌封何等大破之

更始時先零羌封何等諸種殺金城太守隗

其郡囂賂遣封何等

與結盟等發其眾因並河揚威武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

還帝以融信效著明益嘉之修理融父墳墓祠以太牢

融祖父墳墓在扶風

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梁統猶恐眾心疑惑乃使人刺殺張元

張元隗

囂使遂與隗囂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先是馬援聞隗囂欲貳

於漢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及囂發兵反援乃上書曰臣援

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之助臣

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

不能

令人輕不能令人輕
言不爲人所輕也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

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

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卽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

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
左傳晉伯宗妻曰盜憎主人人民惡其

上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

陳滅囂之術得空胸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之接

具言謀畫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

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艾黨援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

于囂曰春卿無恙
春卿楊廣字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聞還長安因留

上林援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

隗囂字季孟賢曰表的言背畔之罪爲天下所指射也
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

繼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于援而納王游翁詔邪之說

王元字游翁據陳傳元字惠孟游翁蓋其別字也因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

竟何如邪援閒至河內過存伯春

存存問也時囚子恂于河內

見其奴吉從西

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他否竟不能言曉夕

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

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閱不過夫孝于其

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

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眾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

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傷

毀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當折愧于陽而不受其爵

事見上卷四年

今更其陸陸欲往附之

賢曰陸陸猶碌碌也

將難為顏平若復責以重質當

安從得子主給是哉

言若復由質子當何從得子以爲質也

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

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

側身於怨家之朝乎

歸入也言其年已入老境也

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

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人共說季孟

牛孺卿字孺卿

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

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

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耶固當諫爭語朋友耶應有切磋豈

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萎咋舌又手從族乎

補註萎萎蓄縮貌咋舌不言貌又手不動貌謂

豈可蓄縮而禁聲拱手以就族滅乎一族音餒昨音責

及今成計殊尙善也過是欲少味矣

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

廷尤欲立信于此

商度也

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爾願急賜報廣竟不

答諸將每有疑議更請呼援咸敬重焉隗囂上疏謝曰吏民間大

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

自追還

此因王元龍抵之捷而有慢書也

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

賢曰家語

孔子謂曾子之辭

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

刑則刑如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聞言慢請誅其子

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賜書曰昔柴將軍云陛下寬仁諸侯雖

有亡叛而復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今若束手復遣弟歸闕庭者

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

辭卽不欲勿報焉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匈奴與

盧芳爲寇不息帝令歸德侯颯使匈奴以修舊好

颯使匈奴見三十九卷更始二年

年單于驕倨雖遣使報命而寇暴如故

解建武七年春正月丙申詔曰世以厚葬爲德薄終爲鄙至于富

者奢僭貧者殫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

倉卒謂喪

亂也言喪亂之時故人發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

薄葬送終之義

三月罷郡國輕車騎士材官令還復民伍

漢官儀曰

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張材力武猛者

公孫述立隗囂

爲朔甯王遣兵往來爲之援勢 癸亥晦日有食之詔百僚各上

封事其上書者不得言聖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

謫見日月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

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

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屈己從眾以濟羣臣讓善之功夫日

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

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而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

臣惶促立雷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尚書洪範曰高弗柔克帝躬勤政

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夏四月壬午大赦五月戊戌以前

將軍李通爲大司空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

公司空掾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元王莽亂將

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

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沉

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徵評爲

直改正嚴原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變者上變罔密

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事見三十九身爲世

戮方今四方尙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

之聖典與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

輔之名帝從之 酒泉太守竺裔以弟報怨殺人

東觀記曰曾弟嬰報怨殺屬國

允等自免去郡裔融承制拜會武鋒將軍更以辛彤為酒泉太守

容 秋隗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

賈曰陰槃縣名屬安定郡今涇州縣宋白

曰滑州潘原縣 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

竝無利而還

考異曰帝紀六年冬隗囂將行巡寇扶風馮異拒破之西異傳六年夏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

拘邑未及至露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人下隴分遣巡取拘邑

異即先據拘邑破巡又云祭遵亦破王元於汧隗囂傳侵三輔事

亦同按此文勢緒諸將才敗還隗囂即遣二將追之故得云乘勝

又云馮異未及至拘邑也然則馮異祭遵之破王元行巡實在此

年明矣至七年八月紀又有隗囂寇安定馮異祭遵擊卻之此即

隗囂傳所書秋囂侵安定至陰槃馮異拒之又令別將攻祭遵于

汧兵竝無利者也據此是置兩歲各嘗攻馮異祭遵矣故遵傳亦

云數挫隗囂也而袁紀不載六年事併在七年秋紀之且傳云置

乘勝若事已一年安可云乘勝又馮異何

後稽緩爾久不至拘邑故知袁紀誤矣 帝將自征隗囂先戒寶

融師期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帝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
來降拜太中大夫封向義侯遵字子春霸陵人也少豪俠有才辯
雖與囂舉兵而常有歸漢意曾於天水私於來歙曰吾所以戮力
不避矢石者豈要爵位哉徒以人思舊主先君蒙漢厚恩思效萬
分耳遵父爲上郡太守史失其名又勸囂遣子入侍前後辭諫甚切囂不從

故來歸 冬盧芳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其朔方太守田
颯雲中太守喬扈各舉郡降帝令領職如故 帝好圖讖與鄭興
議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不爲
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

南陽太守杜詩

郡國志南陽郡在
雋陽南七百里

政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

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

召信臣
事見二

十九卷元帝
竟帝元年

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是歲以執金

吾朱浮爲太僕浮以國學旣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夫太學
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博士之官爲天下宗師舊事策試博
士必廣求詳選爰自歲夏延及四方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
厲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選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
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學者無所勸樂矣帝
然之

建武八年春來欽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

陽晉曰略陽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宋白曰

略陽道在隴城縣東六十一里即故冀城也黃初中改爲隴城時

徙居冀以地理考之斬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

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

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爲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

皆追漢等還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

道

賢曰雞頭山道也一牛邯軍瓦亭

賢曰安定烏氏縣有瓦亭故

道名塋崗山在平涼府華亭縣西北一百八十里

杜佑曰

瓦亭關在平涼府華亭縣西北一百八十里

關有瓦亭川水在今原州南

眾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斬山築堤激水灌

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斲木以爲兵鬻盡銳攻之累

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將征隗囂光祿勳汝南郭憲諫曰東方

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轡帝不從西至棧諸

將多以主帥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尤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

因脫腕鞬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

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

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高平第一

郡國志高平縣有第一城
補註高平即今平涼府之

鐘原

寶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

月氏爲匈奴
所破餘種西

取蔥嶺其不能去者
你南山號小月氏

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

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帝聞而善之以宣

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共進軍數道上隴使王遵

以書招牛邯曰遵與隗王歆盟爲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

數矣於時周洛以西無所統壹故爲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

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漢復存當挈

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生民以來臣人之勢未有便於此時者也

而王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人人抵掌欲爲不善之計遵與孺卿

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
扼腕垂涕登車幸蒙封拜得延論議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
卿之言今車駕大眾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
離之卒拒要阨當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睹危思變賢者
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終伸策畫復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
之鋒可爲怖慄宜斷之心胸參之有識邯得書沈吟十餘日乃謝
士眾歸命洛陽帝拜邯太中大夫於是群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
地理志天水郡十六縣眾十餘萬皆降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賈曰西城縣名屬漢
陽郡一名始昌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余據地理志西縣本屬漢
西郡後乃改屬漢陽西縣者西縣城也以西城爲縣名誤矣明
帝永平十七年方改天水爲漢陽補而田弇李育保上邽補註上邽在秦州境內
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

縑千匹進幸上邽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

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若遂欲爲黥布者亦自任也囂終

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延囂上邽以四

縣封竇融爲安豐侯

融封安豐陽泉縣安豐四縣皆屬南江郡

弟友爲顯親侯

郡國志漢陽郡

有顯親縣賢曰故城在

今秦州成紀縣東南

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

竺曾助義侯梁統成義侯史苞襄義

侯庫鈞輔義侯辛彤扶義侯

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

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

民無擅離部曲初扶風孔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

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

君魚奮字也

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

兵河西建武五年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時天下擾亂惟河

西獨安而姑臧最稱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

古者爲市一日三合姑臧殷繁故日

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且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

奮在職四年力修清潔爲衆人所笑謂其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

苦辛耳惟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視之常迎于大門引入

見母至是帝聞其賢賜爵關內侯 潁川盜賊羣起寇沒屬縣河

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

郡國志潁川郡在雒陽東南五百里河東郡在雒陽西北五百里

帝聞之

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

郭憲字子橫

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

岑彭等書曰兩賊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旣平隴

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爲白九月乙卯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寇

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

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閒相誑誤耳

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庚申車駕

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

寇君一年乃畱恂長社

長社縣屬潁川郡應劭曰宋人園長葛是也其社中樹暴長更名長社

鎮撫

吏民受納餘降東郡濟陰盜賊亦起

郡國志東郡去雒陽八百里里濟陰郡在雒陽東八百里

漢書東郡即今東昌府濟陰即今兗州府之曹州

帝遣李通王常擊之先是東光侯耿純

自真定還京師因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

命備位列將當爲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

自效帝笑曰卿旣治武復欲修文邪乃拜純爲東郡太守視事數

月盜賊清甯居東郡四歲坐事免後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

小數千隨車駕涕泣曰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冒

爲將吏耳治郡乃能見思若是乎至是帝以純威信著於衛地

東郡

衛地

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

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爲東郡太守戊寅
車駕還自潁川 安邱侯張步將妻子逃奔臨淮與弟宏藍復招
其故眾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追討斬之 冬十月丙午上行
幸懷十一月乙丑還雒陽 初東海王良少好學有志操王莽時
隱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
以禮進止朝廷敬之六年擢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
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裘
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
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旣而以病免至是復徵至滎
陽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
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而歸自是連徵不起 楊廣死隗囂

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邱

水經注戎邱城在西城西北戎溪水逕其南

登城呼漢軍

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

自刎死初帝敕吳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

眾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讎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

逃亡者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周宗將

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眾方至漢軍大

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翼歸冀

補註冀卽今華昌府之伏

羌吳漢軍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亦相隨而退翼出

兵尾擊諸營岑彭爲後拒諸將乃得全軍東歸惟祭遵屯汧不退

吳漢等復屯長安岑彭還津鄉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爲

翼校尉太原溫序爲翼將苟宇所獲

考異曰按序傳及袁紀皆稱序爲護羌校尉檢西羌傳九

年方置此官牛邯為之又云邯卒職宇曉譬數四欲降之序大怒

此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搗殺數人宇眾爭欲殺之宇

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須於口顧左右曰既為

賊所殺無令須汙土補註血沾濡貌。土當音杜汙土血模糊之狀遂伏劍而死從事王

忠持其喪歸雒陽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為郎十二月高句麗王

遣使朝貢帝復其王號王莽貶高句麗為侯今復其王號是歲大水

建武九年春正月潁陽成侯祭遵薨於軍詔馮異并將其營遵

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

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賈曰雅歌謂歌雅詩也禮記投壺經

曰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

為其矢之躍而出也矢以栝若葉長二尺八寸無去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又建為孔子立後奉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勝者以為優劣也

不忘俎豆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愍悼之尤甚遊
喪至河南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閱過喪車涕泣不
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
農給費至葬車駕復臨之既葬又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
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衛尉銚期曰陛下至
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慚懼帝乃止 隗囂病且餓糗糒
悲憤而卒初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窰人言欲
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民及莽敗歸據天水欲爭天下而得少
病蹇是蹇人欲上天也至是莽敗而死是天不可上也吳門者冀
郭門名也緹羣者吳門外山名也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爲王總
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田弇助純帝使馮異擊之 公孫述遣

其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數萬人下江關擊

破馮駿等軍遂拔巫及夷道夷陵五年岑彭西馬駿軍江州分屯夷道夷陵巫縣亦屬南郡補注

巫即今荊州府之巴東縣夷道即今荊州府之宜都縣夷陵即今之夷陵州亦屬荊州因據荊門虎牙水經注曰

江水東歷荊門虎牙之間荊門山在南上合下開其狀似門虎牙山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故以名也此二山楚之西塞也

賢曰在今岐州夷陵縣東南宜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址在山上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橫柱以

絕水道關樓范書作關樓今城上敵樓也叢木為柱曰橫柱○橫徂官切結營跨山以塞陸路拒

漢兵夏六月丙戌帝幸緱氏登轅轅緱氏縣屬河南尹縣有緱氏山轅轅山轅轅坂並在

雒陽之東南吳漢率王常等四將軍兵五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閔

堪於高柳高柳縣屬代郡賢曰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水經注曰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嶺霞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

遼匈奴救之漢軍不利於是匈奴轉盛鈔暴日增詔朱祐屯常山

補註常山即今之真定本日王常屯涿郡破姦將軍侯進屯漁陽樹山過文帝諱故改日常山

又以討虜將軍王霸爲上谷太守以備匈奴 帝使來歙悉監護
諸將屯長安太中大夫馬援爲之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
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
馬儲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眾可集臣
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詔於汧
積穀六萬斛秋八月來歙率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 驃
騎將軍杜茂與賈覽戰於繁時 賈曰繁時縣屬雁門郡今代州縣
余按唐代州繁時雖存漢縣名然
非古繁 茂軍敗績 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所
有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發其眾與漢相拒及囂死司徒掾班彪
上言 續漢志司徒掾屬三十一人
據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 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
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

奪窮志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

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

護

應劭曰漢官護烏桓護羌校尉比二千石擁節長吏一人司馬二人皆六百石

治其怨結歲時巡行問

所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
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帝從之以牛邯爲護羌校尉

復徵王丹爲太子太傅初丹爲少傅時客有薦士于丹者丹因選

舉之旣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官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至

是復徵丹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望丹之薄也不爲設食以罰

之相待如舊久之遷位卒於家 盜殺陰貴人母鄧氏及弟訴帝

甚傷之乃詔大司空曰吾微賤之時娶於陰氏因將兵征伐遂各

別離幸得安全俱脫虎口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爲后而固辭

弗敢當列於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未及爵土而遭患逢禍

母子同命愍傷於懷小雅曰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

棄予風人之戒可不慎乎其追爵諡貴人父陸爲宣恩哀侯弟訢

爲宣義恭侯以弟就嗣哀侯後

漢舊制惟皇后父封貴人未復正位中宮帝追爵其父非舊也

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

之功而一家數人竝蒙爵土令天下缺望

廉音決又音咽

誠所不願帝嘉

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耶亢龍有悔夫外

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昉媿公主愚心實不安也

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

卒不爲宗親求位興爲人有膂力每從帝出入嘗操持小蓋障翳

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甚見親信 帝召寇恂還以漁陽太守

郭伋為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
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關當一
士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降山賊趙宏召吳等數百人皆遣歸附
農因自劾事命賢曰謂趙宏降賊也帝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
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 莎車王康卒弟賢立
攻殺拘彌西夜王拘彌即前漢之扞栗唐曰南蒲西夜國去維揚萬四千四百里而使康兩子王
之

甲建武十年春正月吳漢復率捕虜將軍王霸等四將軍六萬人
出高柳擊賈覽匈奴敗千騎救之連戰於平城下平城縣屬雁門郡破走
之 夏陽節侯馮異等與趙匡田弇戰且一年皆斬之隗純未下
諸將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共攻落門天水龍驤自落門聚有落門山賈曰在今渭州

隴西縣東南

未拔夏吳薨於軍

秋八月己亥上幸長安

初隗囂將

安定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

帝之上隴也遣馬援招降峻及吳漢等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囂拒隴

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

道里居中

賈曰從雒陽至高平長安居中

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

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暇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

潁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幸汧峻猶不下帝遣寇恂往降之恂奉

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

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

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

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

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

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
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冬十月來欵與諸將攻

破落門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隗純降王元犇蜀徙諸隗於京

師以東後隗純與賓客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先零羌與諸

種寇金城隴西

補註金城今隴州之蘭州及金縣○零音情

來欵率蓋延等進擊大破

之斬首虜數千人於是開倉廩以賑饑乏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

焉

涼州諸郡至京師皆須度隴隴右安則涼州之路流通

庚寅車駕還宮

衛尉安成侯

鮑期薨明字次況潁川祁人也爲人重信義生平攻戰有所降下

未嘗虜掠及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于心必犯顏諫諍帝嘗

輕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

陛下微行數出帝爲之回輿及病亟其母問當封何子期言受國

家恩深慙無以報何云封子也帝聞而憐之及薨諡曰忠

紀建武十一年春三月己酉帝幸南陽

考異曰帝紀己酉幸南陽庚午車駕還宮上有二月

己卯袁紀三月己酉幸南陽以長歷考之二月壬申朔己卯八日也己酉庚午皆在三月蓋帝紀己酉上脫三月字今從袁紀還

幸章陵庚午車駕還宮岑彭屯津鄉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

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

彭會荆門彭裝戰船數千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

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

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

彭爲征南大將軍

閏月岑彭令

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

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橫柱有反杷鉤

反杷鉤者旣鉤住敵船使

不得退又逆拒之使不得進也

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

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竝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

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走保江州補註江州卽今之重慶府彭上劉

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

華陽國志巴楚相攻故屠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城在今夔州魚復縣南卽古界溪也杜佑曰巴山縣古

并關如此則別是一處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覓諸

耆老爲言大漢哀憫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爲人

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

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卽以太守號付後將軍後將軍者將兵繼彭後而進者也

選官屬守州中長吏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畱馮駿守

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翼曰墊江縣名屬巴郡今忠州縣也按宋白續通典忠州

墊江縣本後漢臨江縣地後魏恭帝分臨江置墊江縣合州石鏡縣本漢墊江縣凡合州管下諸縣皆漢墊江地也○墊音疊收

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

露橈謂露航在外人在船中

夏先

零羌寇臨洮

洮音洮

來歙薦馬援為隴西太守

郡國志隴西郡在隴陽西二千二百二十

里討之

公孫述以王元為將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

環姓也河

池縣屬武都郡

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乘勝遂

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

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

延為虎牙大將軍

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

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

蓋延字巨卿

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

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疆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

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

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

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

凡為

人所刺者刃在身猶未死抽刃則氣絕矣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以揚武將軍馬成守中

郎將代之歆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趙王良從帝送歆喪

還入夏城門

雒陽十二城門夏門位在亥

與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旋車又詰

資門候

百官志城門校尉掌雒陽十二城門每門從一人

使前走數十步司隸校尉鮑永

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敬良既成貨重而永劾之朝廷肅然永辟

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

百官志司隸校尉從事史十二人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蔡質漢儀曰都官

主雒陽朝會

恢亦亢直不避彊禦帝嘗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永行縣到霸陵

司隸校尉主三河三輔宏農霸陵縣屬京兆

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

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甯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

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荀諫冢

荀諫係護鮑永事見三十

六卷更

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大中大夫張湛

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

也帝意乃釋 帝自將征公孫述秋七月次長安 公孫述使其

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 廣漢縣屬廣漢郡 賢曰資中縣名屬

犍為郡其地在今資州資陽縣宋白曰資州諸縣 皆漢資中地犍為縣資州治所漢資中故城也 又遣將侯丹率

二萬餘人拒黃石 賢曰即黃石灘也水經注曰江水自涪陵東出 百里而屈平黃石在今涪州涪陵縣杜佑曰今

謂之黃石灘 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 水經涪 水出廣

漢屬剛氏道徼外東南流逕涪縣北又東南逕綿竹縣北即城 宮邇涪至平陽鄉之地涪水又東南與建始水合水發平洛郡西

溪西南流屈而東西流意 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 賢 此即平曲也○涪音浮

都江或都江也宋白曰都江一 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 名都江一名成都江○都音皮

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 賢曰武陽縣屬犍為郡故城在今隆州隆 山縣東也又曰故城在今眉州對峙曰唐

陵州仁壽縣漢武陽縣地或曰今眉州眉山彭山縣本 使精騎馳 漢武陽縣地杜佑曰漢武陽縣故城在嘉州犍山縣東

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

賢曰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宋白曰蜀志漢元朔二年置廣

都縣隋仁壽元年避煬帝諱改爲雙流唐龍朔三年析雙流縣又置廣都縣于舊縣南一十二里勢若風雨所至

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不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

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

水帝紀作沅水此作沅承臧宮傳之誤也賢曰水經注曰沅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本或作沅水及沅水者並非余據今潼川府

通泉縣北臧宮眾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

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

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

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

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延岑奔成都其眾

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軍至平陽

鄉水經注曰其宮拆治至平陽公孫述將王元降遂拔王元舉眾

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太息以示所

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

哉左右莫敢復言少隆皆以憂死 帝還自長安 冬十月公孫

述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時彭所營地名彭亡彭聞

而惡之欲徙會日暮不果竟以是夜被刺太中大夫監軍鄭興領

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邛穀王任貴聞

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任貴降述事見會彭已被害帝盡以任

貴所獻賜彭妻子蜀人爲立廟祠之 馬成等破河池遂平武都

郡國志武都郡在維先零諸種羌數萬人屯聚寇鈔拒浩疊隘成

與馬援深入討擊時羌將其妻子輜重移阻于允吾谷援乃潛行

閒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
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
鼓叫噪虜遂大潰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糧穀畜產而還援中
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之賓客徙降羌置
天水隴西扶風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破羌縣屬金城郡賢
曰故城在今鄯州湟
水縣西宋白曰湟水縣本漢破羌縣地後魏得羌地於
此置西都縣隋改爲湟水縣其破羌即今之西甯衛塗遠多寇
議欲棄之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堅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
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於是詔
武威太守梁統令悉還金城客民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爲置長吏
繕城郭起塢候開溝洫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氏羌皆
來降附援奏復其侯王君長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 十二月吳

漢自東陵將三萬人泝江而上伐公孫述 帝以盧芳據北土調
潁川太守郭伋爲并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眾職當
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
之前王莽時伋嘗牧并州素結恩德至是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
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
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
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
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告之行部既還
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二 漢紀三十四

光武建武十一年

臣

臣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四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三十五

起建武十二年盡建武二十二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

〔西〕建武十二年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於魚涪津

續漢書曰建武郡南安縣有魚涪津在縣北臨大江南中志曰魚涪津廣數百步遂圍武陽存疑十一年岑彭已拔武

陽此何以又圍武陽豈彭既刺之後武陽又為述所取邪議之以俟參考述遣子壻史興救之漢迎擊

破之因入犍為界諸縣皆城守

補註犍為即今四川之敘州府詔漢直取廣都據

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

武帝元朔二年置廣都縣屬蜀郡補註廣都即今之雙流縣遣

輕騎燒成都市橋

賢曰市橋卽七星橋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冲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水經注

成都中兩江有七橋西南石牛門外曰市橋

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

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又下詔諭述曰勿以來歟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述終無降意

秋七月馮駿拔江州獲田戎帝戒吳漢曰成都十餘萬眾不可

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

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

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

南爲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

意臨事勃亂

勃與倅同

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

賊若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卽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

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眾十
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
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閉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
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
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
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
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旛
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
拒江北改江北原文誤作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
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
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賢曰略若先

攻尙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

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入戰入克遂軍於其郭中成都郭中也

臧宮拔綿竹破涪城涪縣屬廣漢郡賢曰涪城今綿竹縣宋白曰綿州巴西縣本漢涪縣斬公孫恢

恢述弟也復攻拔繁郫宮於是時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

小雒郭門歷成都城下至吳漢營飲酒高會漢謂宮曰將軍向者

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他道宮不

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追賢曰繁縣名屬蜀郡繁江名因以爲縣名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郫縣名屬

蜀郡故城在今益州郫縣北李通欲避權勢乞骸骨積二歲帝乃聽上大司

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後有司奏封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卽日

封通少子雄爲召陵侯 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

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

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於市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

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

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南陽張堪聞之

時成都雖未破先署蜀郡太守以招

懷蜀人

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敵

冬十一月滅宮軍咸門

漢正成都北面有二門其西者名咸門通鑑誤作咸陽門

戊寅述自將

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

得食竝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

午奔陳刺述洞胷墮馬左右與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日

延岑以城降張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

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辛巳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

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

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日放兵縱火聞之可

為酸鼻尙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斃

啜羹二者孰仁

韓子曰孟孫獵得麇子使秦西巴持之母隨麇而哀鳴西巴不忍放子還母孟孫怒逐西巴既而復

之使備其子職國策曰樂羊爲魏將攻中山中山君烹其子以遺之羊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諸師贊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對曰子且食之其誰不食既拔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初平帝時

以廣漢李業爲郎會王莽居攝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王

莽以業爲酒士謝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述之稱帝於

蜀也徵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差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

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嘗言曰方今

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

名德臨官缺位於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爲

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玳逃辭不受邑郡譙元平帝元始中爲繡衣使者分行天下元知莽有篡竊之志遂棄使者車變易姓名閒竄歸家因以隱遯及述僭號亦累徵之元不詣述亦遣使者以書藥劫之太守自詣元囑勸之行元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元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誦述辭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平帝時皓爲美陽令嘉爲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况於人乎言身爲漢臣豈不念故主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

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隹爲費

貽不可仕述漆身爲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

辭徵命帝既不蜀詔贈常少爲太常張隆爲光祿勳補註常少張隆勳公孫述

降帝見上譙元已卒祠以中牢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

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郡國志合浦郡在

九千一百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

莫不歸心焉初王莽以廣漢文齊爲益州太守郡國志益州郡在

里齊訓農治兵降集羣夷甚得其和公孫述時齊固守據險述拘

其妻子許以封侯齊不降聞上卽位開道遣使自關蜀平徵爲鎮

遠將軍封成義侯 十二月辛卯揚武將軍馬成行大司空事

天司徒侯霸薦前梁令閭楊楊素有譏議帝常嫌之旣見霸奏疑

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

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使郎中馮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

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乃解是歲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參

俱

羌無弋爰劍之後也爰劍孫印將其種人南出賜支河曲之西數
千里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爲種或爲犂牛種犍羌是也或爲白
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爲參狼種武都羌是也爰

劍曾孫忍及弟舞置皇中是爲湟中諸種羌隴西太守馬援擊

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

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

丞掾之任何足相煩

百官志郎守有丞一人有諸曹掾史有功曹
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

其餘有議曹法曹賊
曹法曹金曹倉曹等

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

從令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讎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

城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

時曰狄道縣屬隴西郡今隴州將余
據隴西郡治狄道故得詣門白太守

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
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 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

料敵不拘以逗詭法 山桑節侯王常牟平烈侯耿况東光成侯

耿純皆薨况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以弁弟廣舉竝爲中郎將弁

兄弟六人弁舒廣舉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世以爲榮 盧芳

與匈奴烏桓連兵數寇邊帝遣驃騎大將軍杜茂等將兵鎮守北

邊治飛狐道治飛狐道以通第築亭障修烽燧凡與匈奴烏桓大

小數十百戰終不能克 上詔竇融與五郡太守入朝融等奉詔

而行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既至詣洛陽城門

上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尋拜融冀

州牧冀州部魏郡正建常山中山又以梁統爲太中大夫姑臧長

信都河間清河趙國渤海

孔奮爲武都郡丞，從融入朝，看皆財貨，連穀糲，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帝以是賞之。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爲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願望，遂窮力討滅之。妻子皆爲所害。帝下詔褒美，拜武都太守。帝以隄陽令任延爲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考異曰：延傳作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按高峻本史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意思爲長又與上語相應，今從之。履正泰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

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羅奴延震恂

羅奴延震恂 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俸，厚施朋友故人。羅奴延震恂

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稱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初，所與謀閔業者，恂數爲帝言其忠，賜爵關內

侯官至遼西太守

丁建武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霸在位明察守正奉

公不回及薨帝深傷惜之追封則鄉侯謚曰哀 戊子詔曰郡國

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

百官志太官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御膳飲食

遠方口實所以

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值

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

輿服志乘輿法駕後有金鉉黃鉉黃門鼓車

上雅不喜

聽音樂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侯汝南郭曄拒關

不開

賢曰上東門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

上令從者見面於門問曄曰火明遠遠遂

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

賢曰東而中門也

明日曄上書諫曰昔文王

不敢繁於遊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尚書無逸之辭樂也

而陛下遠獵山林

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曄布百匹貶東中門侯為參

封尉

雄陽十二城門每門侯一人秩六百石參封縣屬夏邪郡

二月遣捕虜將軍馬武屯虜

沱河以備匈奴

郭伋在并州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乃嚴烽

埃明購賞以恩結寇心芳部下多欲歸之至是芳攻雲中久不下

其將隨昱置守九原欲脅芳降夜芳知之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

眾盡歸隨昱昱乃詣闕降詔拜昱五原太守封鐫胡侯 朱祐奏

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丙辰詔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間王邵

中山王茂皆降爵爲侯丁巳以趙王良爲趙公太原王章爲齊公

魯王興爲魯公是時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富平

侯張純安世之四世孫也歷王恭世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

初先來詣闕爲侯加故於是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上曰

張純猶簡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

武始縣屬魏郡

富平縣屬
平原郡

庚午以紹嘉公孔安爲宋公承休公姬常爲衛公

三月辛未以沛郡太守韓歆爲大司徒

郡國志沛郡在雒陽東南一百里

丙

子行大司空馬成復爲揚武將軍

吳漢自蜀振旅而還至宛詔

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夏四月至京師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

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收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爲

高密侯食四縣

禹食昌黎安樂李通爲固始侯賈復爲膠東侯食

六縣

固始侯固屬汝南郡故潁縣也帝更名膠東西漢以爲王國

帝以爲侯國併屬北海食伯秣壯武下密卽縣挺胡觀陽凡

六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閒久厭武

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

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

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去甲兵

敦儒學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鄧禹內行清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閭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置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立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同容賢已同曲也曲法以容也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帝嘗與功臣諸侯譙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尊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

子志行修整何爲不操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揚虛侯馬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爲盜賊自置亭長斯可矣王莽末武嘗入綠林爲盜故帝戲之云武爲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益州

傳送公孫述韓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

賢曰舊無日之人也

爲樂師取其無所見于音審也郊廟之器樽彝之屬也樂器鍾磬之屬也葆車謂上建羽葆也合聚五采羽名爲葆孔穎達曰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謂蓋也輿者車之總名也葆者駕人以行法物謂大駕鹵簿儀式也時草創未暇今得之始備余謂法物卽上樂器葆車輿輦之類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甲寅以冀州牧竇融爲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

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朝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

年十五朝夕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
恂恂守道不顧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
國哉因復請開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
左右傳出傳旨使融出也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
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它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
五月匈奴寇河東 敵大司徒不其侯伏湛薨先是南陽太守杜
詩上疏曰湛經爲人師行爲儀表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
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而以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湛
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髣髴志白首不衰實
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宜居輔弼補闕拾遺至是復徵
用之未就位而卒

戊建武十四年夏邛穀王任貴遣使上三年計卽授越楊太守

郡

志越楊郡在維陽

西四千八百里

秋會稽大疫

郡國志會稽郡在維陽東三千八百里

莎車王

賢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西域苦匈奴重斂皆願屬漢復置都護

上以中國新定不許

太中大夫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

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

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之後著爲常準故人輕犯法

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正理愛人以

除殘爲務正理以去亂爲心刑法在衷無取于輕高帝受命約令

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自餘皆率由舊章至

哀平繼體卽位日淺聰斷尙寡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

約成律

按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

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

民心謹表其尤害于體者傳奏于左願陛下宜詔有司詳擇其善
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光祿勳杜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
風損法防煩多則苟免之行興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
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王太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
雕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入懷竄德及至其後漸以
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贓小事無妨于
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
下相遁爲敝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統復上言曰臣
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尚書呂衷之言衷之爲言不
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於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
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

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

建武十五年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韓歆免歆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歆于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臣光曰昔高宗命說曰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人君日夜求之唯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爲仁明之累哉

丁未有星孛於昴

昴七星西方之宿也主獄事又爲旋頭星也昴星麗焉天有黃道之所經也

以汝

南太守歐陽歆爲大司徒

郡國志汝南郡在雒陽南六百五十里

匈奴寇鈔曰盛

州郡不能禁二月遣吳漢率馬成馬武等北擊匈奴徙鴈門代郡

上谷吏民六萬餘口置居庸常山關以東以避胡寇

郡國志馬門郡在雒陽北

一千五百里代郡在雒陽東北二千五百里前書曰代郡有常山

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附錄太行山南自河陽懷縣進還北出直

至燕北無有間斷也蓋地數千百里自燕至春皆陡峻不可登獨

有八陁相通發運名之曰陁居庸關也者即其最北之第八陁也

此陁東西橫互五十里而創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

中閒洞行之地纔闊五步緣邊兵部數千人

夏四月丁巳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公

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蒼為東平公延為淮陽公荆為山陽公

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京為琅邪公癸丑追諡兄續為齊武公

兄仲為魯哀公帝感續功業不就撫育二子章興恩愛甚篤以其

少貴欲令親吏事使章試守平陰令興續氏令

後章遷梁郡太守

梁郡在雒陽東興遷宏農太守

郡國志宏農郡在雒陽西南四

百五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

十里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五

十一

恩編

詔下州郡檢覈於是刺史太守多爲詐巧苟以度田爲名聚民田

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

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宏農可問河南南

陽不可問

宋白曰漢割秦南陽河南二郡之西境置宏農郡義取宏大農桑爲名

帝詰吏由趣

山從也問

是書之所從來也趣向也問是書之意其所向爲何如也○趣當去聲讀謂詰其從來與者趣也

吏不可服抵言

於長壽街上得之

抵欺也賢曰長壽街在洛陽城中

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

輦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

敕敕也成也相方求問其墾田之數以相比也

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

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

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益奇愛陽

爲立陽爲太子張本

遣謁者考實二千

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歆坐前爲汝南太

守度田不實賊罪千餘萬下獄歛世授尚書八世為博士自歐陽生傳伏

生尚書至第八世皆為博士諸生守闕為歛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毛

曰剃髮曰髡盡及身毛曰剔平原禮震年十七也禮性求代歛死帝竟不赦歛死

獄中十二月庚午以關內侯戴涉為大司徒盧芳自匈奴復

入居高柳是歲驃騎大將軍杜茂坐使軍吏殺人免使揚武將

軍馬成代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

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燧燧十里一候以備匈奴使騎都尉張堪

領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

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錄月

桑無附枝一穗一穗年有兩岐者故以為瑞張君為政樂不可支帝

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

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之歎息良久方欲徵之而堪病卒堪字君游早孤讓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帝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居官果以清節著稱安平侯蓋延薨交趾麓泠縣雒將女子徵側甚雄勇交州外域記曰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徵側忿怨

建武十六年春二月徵側與其妹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蠻俚皆應之郡國志曰南郡秦象郡地在雒陽南萬三千四百里賢曰俚蠻之別號今呼爲俚人宋白曰安州漢九真郡治胥浦縣雒州漢日南郡治朱吾縣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爲王都麓泠交趾刺史及諸

太守僅得自守 三月辛丑晦日有食之 秋九月河南尹張伋

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後上從容謂虎賁中郎

將馬援曰

武帝賢期門郎掌執兵送從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漢儀虎賁騎冠虎文單衣

吾甚

恨前殺守相多也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也上大笑 郡國羣盜處處竝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後屯

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

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詘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

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

委守者皆不以爲負

賈曰委守謂棄其所守也負罪也改正捐城原文誤作損怯

但取獲賊多

少爲殿最唯蔽障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竝解散徙其魁帥

於他郡賦田受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盧

芳與閔堪使使請降帝立芳爲代王堪爲代相賜綰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自陳恩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初匈奴遣漢購求芳貪得財帛故遣芳還降旣而芳以自歸爲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 復

鑄五銖錢

廢五銖錢見三十七卷王莽始建國元年

初馬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

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爲未可許事遂寢及援召還從公府

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更具表言上從之天下賴其便

援自還京師數召進見援爲人長七尺五寸色理髮膚眉目容貌

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

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間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

常言馬將軍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 肅芳入朝南

及昌平

昌平縣屬上谷郡晉曰故城在今隆州昌平縣東南

有詔止令更朝明歲

建武十七年春正月趙孝公良薨初懷縣大姓李子春二孫殺

人懷令趙熹窮治其姦二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為請者數

十熹終不聽及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李子春厚今

犯罪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吏道

它所欲良無復言既薨上追思良乃賞出子春遷熹為平原太守

郡國志平原郡在魏陽北千三百里

二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考異曰帝紀乙亥晦袁紀乙未據長曆三

月丙申朔帝紀誤

夏四月乙卯上行幸章陵

章陵故春陵帝更名

五月乙卯還宮

六月癸巳臨淮懷公衡薨

妖賊李廣攻沒皖城

賢曰縣屬廬江郡故城

在今舒州有皖水○皖音浣又音桓白淨貌又明星

遣虎賁中郎將馬援驃騎將軍段志討

之秋九月破皖城斬李廣

郭后寵衰數懷怨懟上怒之冬十月

光武建武十七年

辛巳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詔曰皇后懷執怨懟數違教令不能撫循他子訓長異室宮闈之內若見鷹鸇旣無關雠之德而有呂霍之風豈可託以幼孤恭承明祀今遣大司徒涉宗正吉持節其上皇后璽綬陰貴人鄉里良家歸自微賤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宜奉宗廟爲天下母主者詳案舊典時上尊號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邛惲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譏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帝進郭后子右翊公輔爲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國郡國志中山國在鄒陽北一千四百里郭后爲中山太后其餘九國公皆爲王有玉鳳皇見於潁川之郊縣鳳高八尺五彩羣鳥竝

從行列蓋地數頃停一十七日 甲申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
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
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
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十二月還自章陵 是歲莎車王賢復遣使
奉獻請都護帝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燉煌太守
張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
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同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
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 匈奴鮮卑赤山烏
桓數連兵入塞 鮮卑亦東胡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漢初爲冒
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
至是始入塞爲寇烏桓傳 殺略吏民詔拜襄賁令祭彤爲遼東太
守 賢曰襄賁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郡國
志遼東郡在雒陽東北三千六百里 賁音肥彤音容 彤有

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爲士卒鋒數破走之彤遵之從弟也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煙火而獨在家側每賊過見其尙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故得全於亂世 徵側等寇亂

連年詔長沙合浦交趾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谿

障與嶂同山也山谿爲阻則治橋道

以通

儲糧穀拜馬援爲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爲副

賢曰扶樂縣名屬九

真郡余謂賢說誤矣九真郡未嘗有扶樂縣隆初封亢父侯以恩田不食免次年封爲扶樂鄉侯則扶樂乃鄉名非縣名賢考之不詳也水經注扶樂城在扶溝縣砂水運其北 南擊交趾 陳正爲太官進膳中黃門有

不喜正者貫炙以髮而奏正罪帝令斬正正曰臣有三罪請言畢而死帝問其何言正曰山出炭炎燄焦肉而不能焦髮臣罪一也匣出刀砥礪斷骨而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與丞及庖人六目不

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帝悟罪黃門而釋正

王建武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守將史歆反攻太守張穆穆喻城走

宕渠楊偉等起兵以應歆

宕渠縣屬巴郡宕渠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七十里賢曰宕渠山名因以

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俗名車騎城是也

帝遣吳漢等將萬餘人討之甲寅上

行幸長安三月幸蒲阪

蒲阪縣屬河東郡

祠后土

馬援緣海而進隨山

刊道千餘里至涪泊上

涪泊在交趾封溪縣界按馬援既平交趾奏分西里置封溪望海二縣水經曰渠榆

水過交趾麓洽縣北分爲五水絡交趾郡中其南水自麓洽縣東逕封溪縣北又東逕涪泊馬援以其地高自西里進屯焉宋白曰

馬援自九真以南

與徵側等戰大破之追至禁谿

禁谿水經注及越志皆作金谿

其地蓋在麓洽縣西南水經注曰徵側走入金谿究三歲乃得之

然芝扶南記曰山溪嶺中謂之究賢曰其地今峇州新昌縣也余按唐志新昌縣

屬豐州岑字誤賊遂散走

夏四月甲戌車駕還宮

●戊申上行

幸河內戊子還宮五月旱廬芳自昌平還內自疑懼遂復反

與閼婁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

病死 吳漢發廣漢巴蜀三郡兵

郡國志廣漢郡在雒陽西三千

蜀郡在雒陽西

圍成都百餘日秋七月拔之斬史歆等漢乃乘桴

沿江下巴郡楊偉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徙其黨與數百家於

南郡長沙而還 冬十月庚辰上幸宜城

賢曰宜城縣屬南郡楚之郢邑也故城在今襄

州率道

還祠章陵十二月還宮

是歲罷州牧置刺史 五官中

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

親廟四以先帝四廟代之大司徒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

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

癸建武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

太廟

賢曰漢官儀曰光武第雖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帝爲兄弟

於哀帝爲請父於平帝爲祖父皆不可爲之後上至元帝於
光武爲父故上繼元帝而爲九代故河圖云光九會昌
謂光武也然則宣帝爲祖昭帝爲曾祖故追尊及祠之 成帝哀帝

平帝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

祠祭祀志曰時詔曰宗廟處所未定凡給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且各因故園廟祭祀國廟去

太守治所違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如渫曰宗廟在章陵者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臣祭

宗廟皆為侍祠馬援斬徵側徵貳傳首至洛陽封援為新息侯食邑三

千戶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醢音師又音疏又音從以筐進酒之義從容謂官屬

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

乘下澤車御款段馬周禮曰車人為車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款猶緩也言形段

遲緩也或曰款緩也段短也言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

馬之形狀短小而行步遲緩也

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南開虜未滅之時下潦

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鷲跼跼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帖音藥又音帖墮下貌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

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妖賊單臣傳鎮等相聚入原武

城原武縣屬河南尹自稱將軍詔太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士

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

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

宜小挺緩令得逃亡賢曰挺解也余據禮記月令挺重囚挺寬也逃亡則一亭長足以

禽矣帝然之即敕宮徹圍緩賊賊眾分散夏四月拔原武斬臣鎮

等馬援進擊徵側餘黨都陽等至居風降之賢曰居風縣名屬九真郡今愛州交

州記曰居風有山出金牛往往夜賢曰嶠嶠嶠也爾雅見光耀十里山有風門常有風嶠南悉平賢曰嶠嶠嶠也爾雅

與日接傳作都羊帝紀作都陽今從紀又帝紀十八年四月遣援

擊交趾十九年四月斬徵側等因擊都陽等降之援傳十七年拜

伏波將軍討徵側十八年春軍至浪泊明年正月斬徵側蓋紀之所書者援奏破徵側及傳則貳首至雒之時也沈懷遠南越志云徵側奔入少溪穴中二年援於是立銅柱於交趾以為漢之極界乃得之援傳近是今從之

甯於俞容期與韓康伯談曰馬文翔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寄治片南而對銅柱悉姓烏白婚嫁今有二百戶交州以其族寓號曰馬言言語飲食尚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今復在海中正賴此民以議故處也 按所過輒為

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漑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較者十餘事

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

實曰駱越

各林邑記曰日南舊容浦通銅鼓外越銅鼓即駱越也有銅鼓因得其名馬援取其鼓以鑄銅馬甬銼援為馬甬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上之馬高三尺五寸闊四尺四寸有節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馬後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前向牙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日欲滿而澤度欲充腰欲小季肋欲長髀欲厚而緩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謙若咸切 閏月戊申進趙齊魯三公爵皆為王音難牛馬肋後膝前也

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

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

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

立子以貴

春秋公羊傳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公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

袁宏論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爲後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旣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子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閒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

范曄論曰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來之甚者必唯寵惑乎當其接牀第承恩色

第音至又音子牀音也

雖險情賢行

莫不德焉及至移意愛析嫌私雖惠心妍狀愈獻醜焉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歡除故九服無所逃其命隊壘斯誠志士之所沈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違之者也郭后以衰離見貶惠怨成尤而猶恩加別館增寵黨戚至于東海逡巡去就以禮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隙不亦光於古乎

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爲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與雖禮賢好施而門無游俠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與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初沛國桓榮少學長安習歐陽尙書事博士九江朱普貧窶無資常

客傭以自給十五年不窺家園後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

因兩教授徒眾數百人王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

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至是上以榮爲議郎續漢志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

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惟議郎不在直中議郎秩六百石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

論難於前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帝稱善曰

得生幾晚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帝使左中郎

將汝南鍾興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鍾興爲公羊春秋嚴氏學也賜興爵

關內侯興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

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 初陳留贊宣嘗

爲北海相以多殺不辜下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

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況死乎升

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帝獨馳使原之後江夏有劇賊夏
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爲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以太守能禽
姦賊故厚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卽時
降散旣而以事坐免至是徵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
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
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
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
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
得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
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
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

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令詣太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杯案
上太官以狀聞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敢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
因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聚彊京師莫不震慄
號爲臥虎歌之曰桴鼓不鳴董少平 九月壬申上行幸南陽進

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

復音福

父老前

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
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
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進幸淮陽梁沛 西

南夷棟豎反殺長吏詔武威將軍劉尚討之路由越鵠邛穀王任
貴恐尙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己不得自放縱卽聚兵起營多醲毒

酒欲先勞軍因襲擊尙尙知其謀卽分兵先據邛都

越鵠郡治邛都任貴所據

宋白曰漢中郡縣
唐爲樹州越巂縣遂掩任貴誅之

夏建武二十年春二月戊子車駕還宮夏四月庚辰大司徒戴

涉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

無罪加之以罪日入百官志大倉令屬大司農主爰郡國漕轉

穀秩六百石

帝以三公連職策免大司空竇融

廣平忠侯吳漢病篤

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

五月辛亥漢薨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漢性彊力每從征伐

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

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

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

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辨嚴之日

賢曰嚴即裝也避明帝諱改之

及在朝廷斤斤謹

質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

更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范曄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諒由質簡而彊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豈漢之方乎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匈奴寇上黨天水遂至扶風 郡國志上黨郡在維陽北一千五百里天水郡在維陽西二千里

帝苦風眩疾甚以陰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 賢曰尚書曰成王將崩命

召公作顧命孔安國註云臨終之命曰顧命維揚南宮有雲臺廣室餘謂廣室者寢殿也時皆書元帝紀有司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帷帝令夏施青練帷冬施青布則廣室之為寢殿明矣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

發中感動左右帝遂德之 初扶風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

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

以爲儀表人或謂湛爲詐湛聞而笑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

可乎帝臨朝或有情容湛輒陳諫帝每見之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以湛好乘白馬故也既而代王丹爲太子太傅及郭后廢稱疾不

朝帝張起之欲以爲司徒湛至朝堂遺失溲便溲音搜因固辭疾篤

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六月庚寅以廣漢太守河內蔡茂爲大司

徒太僕朱浮爲大司空 壬辰以左中郎將劉隆爲驃騎將軍行

大司馬事 乙未徙中山王輔爲沛王以郭況爲大鴻臚帝數幸

其第賞賜金帛豐盛莫比況郭后弟也京師號況家爲金穴然況小心

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游未曾干與世事附錄拾遺記曰況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人以

黃金爲器工治之聲震於都內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
銷鍛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于其上以稱量珠玉閣
下有藏金窟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畫堂之如星夜望
之如日里中爲之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盡星富無匹其親
幸者以玉器盛食故東 秋九月馬援自交趾還將至故人皆迎
京謂郭家爲瓊廚金穴

勞之平陵孟冀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

同眾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
猥享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

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尙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

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爲烈

士當如是矣

冬十月甲午上行幸魯東海楚沛國

皆諸皇子封國也後東海

王彊兼食魯郡而都於

十二月匈奴寇天水扶風上黨

王寅

車駕還宮

馬援自請擊匈奴帝許之使出屯襄國

賢曰襄國縣名屬趙國今

郿州龍 詔百官祖道援調黃門郎梁松寶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

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統之子固

友之子也 劉向進兵與棟蠶等連戰皆破之

乙建武二十一年春正月追至不韋 孫盛蜀書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開西

南夷廣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韋縣華陽國志曰武帝通博南山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實之因名不韋以尊其

先人遷行也郡國志本屬益州郡明帝永平二年分置永昌郡治不韋史記正義不韋縣北去葉榆六百里 斬棟蠶帥

西南諸夷悉平 烏桓與匈奴鮮卑連兵為寇代郡以東尤被烏

桓之害其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 五郡

謂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也 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邊陲蕭條無復人迹

秋八月帝遣馬援與謁者分築堡寨稍興立郡縣或空置太守令

長招還人民烏桓居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為彊富援將三千騎擊

之無功而還

考異曰劉昭注補後漢書亦謂之續漢志其郡國志注云中郎將馬援誤也帝紀冬十月遣援出塞擊

烏桓援傳十二月出屯襄陽明年秋將三千騎出高柳袁紀在八月祭彤事前今從之

鮮卑萬餘騎寇遼

東太守祭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犇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闕塞冬匈奴寇上谷中山莎車王賢浚以驕橫欲兼并西域數攻諸國重求賦稅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燉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

建武二十二年春閏正月丙戌上幸長安二月己巳還雒陽

夏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秋九月戊辰地震 冬十月壬子大

司空朱浮免帝以浮陵轢同列每銜之惜其功能不忍加罪至是

以賣弄國恩免 癸丑以光祿勳杜林爲大司空祿博雅多通稱

爲任職 初陳留劉昆爲江陵令縣數有火災昆輒向火叩頭每

風降雨止火亦尋滅江陵縣屬南郡後爲宏農太守峭黽驛道多虎行旅

不通昆爲政三年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代林爲光祿

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

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

書諸策策簡策編簡爲之漢制天子策書長二尺國史亦用簡策此書諸策即史策也尚書古文書以八寸策昆字

桓公梁孝王之胄也少習容禮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世教

授弟子恆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

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莽以昆多聚徒眾乃繫昆於獄莽敗得免
及既登朝帝重其經學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

先是平原多盜賊太守趙熹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
數千人熹上言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

置潁川陳畱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是歲青州天蝗侵入平原

界者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青州部廣南平原樂安北海東萊齊國匈奴單于

輿死子左賢王烏達提侯立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匈奴中連年

旱蝗赤地數千里人畜飢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

詣漁陽求和親帝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考異曰帝紀是歲匈奴口逐王比遣使詣漁陽請和

親使茂報命按明年又有比遣使詣西河內附然則茂所報者非比也今從南匈奴傳烏桓乘匈奴之弱

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以幣

帛招降烏桓 西域諸國侍子久留燉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
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龜音耶 鄯音慈鄯善王安上書願復
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
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
附匈奴

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

河曲列四郡

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也

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

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元

默養民五世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儲犀布璚瑁則建珠厓

七郡感蒟醬

蒟醬華菜也 蒟音矩

竹杖則開牂牁越嶲聞天馬蒲陶則

通大宛安息自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開苑囿廣宮室盛

帷帳美服玩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魚龍角抵之戲以
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
不足乃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民
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竝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
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
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
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
以界別區域絕內外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
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
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
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

置質於漢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

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禹貢曰西戎即

序卽就也序次也禹就而序之非尙威服致其貢物也師古曰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成王問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鑒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也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然後歸之王爾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卻走馬事見十三卷文帝元年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三終

光武建武二十二年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三終